

平生爱读孙犁书

□南京 徐廷华

孙犁先生是我心仪的一位极负盛名的前辈作家。他的书我读得最多,特别是他的散文。书架上留有《白洋淀记事》《岁月多情似故人》《孙犁散文选集》《孙犁文论集》……林林总总有二十来本。

记得上世纪60年代百花文艺出版社开始出一套俗称“小开本”的散文集,孙犁的《津门小集》,首开先河。我有幸购到,看着那精巧的设计,朴素的风格,清新的气息,打心里喜欢。后来陆续有叶圣陶的《小记十篇》、碧野的《月亮湖》、冯牧的《滇云揽胜记》、王蒙的《桔黄色的梦》等数十本问世。我一本不落地揽入背包里。至1990年,百花小开本正好出版100种,几乎涵盖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散文名家。

数年后,百花又推出了孙犁“耕堂劫后十种”,以《晚华集》为开端,《曲终集》收尾,仍沿用小开本出版。刚巧那天新华书店刚上柜,我手捷眼快,立即抢了一套。嗨,看到好书,就像苍蝇见到奶酪,眼睛贼亮。这套书至今仍放在孙犁著作最醒目的书架正面上。

我始终不曾中断对孙犁先生文字的殷切追求,常常沉浸在对先生笔下美好文字的回忆中,咀嚼着先生文字的深邃内涵。

又见泡桐花

□南京 吉卫明

出门踏青,一片开阔地上皆是金黄的油菜花。一条小路蜿蜒。路边,一棵歪斜的树开满紫色的花,在金黄色的背景下,很惹眼,许多虫子围绕飞舞。我喜欢这棵树带给我的特别,心里面一下子生出了好些辞藻,待走到近处,原来是泡桐树用自己的花在撩蜂子。

我奇怪,颇有颜值的花树,为什么路政或绿化单位不将其当作景观树,并且加以推广遍植呢?

我小时候就知道这是一种花树。有一年植树节,随父亲在门前种了一棵法国梧桐,我家住在那一排的顶西头,最东头的一家同时种的是一棵泡桐。我父亲与那家男主人打趣说:“到时候你家有花看了。”我便记住了。后来真正觉得泡桐花好看,是去几位朋友的单位,那个院子里有一棵挺大的泡桐树,淡紫色的花开得温婉,赭黄的花托抓着淡紫色的花,花

雨生百谷,也生思念

□南京 王霞

谷雨,雨生百谷。这是二十四节气中,春季里的最后一个节气。在我的印象中,谷雨时母亲是极其忙碌的。她微驼着背,端着盆,盆里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各色种子,我则拿着小铲子跟在母亲的身后。

“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。”母亲一边唠叨,一边带着我到处走。

“这里,阳光好,种倭瓜。”“嗯!”我答应着,赶紧用小铲子铲出一个坑,母亲就把去年秋天选好的种子放进去两粒,我再用土盖上。母亲说:“轻轻踩一下,种子发芽快。”于是我就认真地踩上一脚。

“墙根下,我们种扁豆。”扁豆花的颜色是我最喜欢的紫色,开放时就是夏天了,我就可以穿上同样颜色的裙子,等待远在三线工作的哥哥回来探亲。他最爱吃扁豆炒肉丝拌母亲的手擀面。

此时想来,在北方那个城市的小小角落,每个时节,少小离乡的母亲都温习着她的故乡最质朴的生活,应该是对胶东那片土地最执着的眷恋吧。

后来,母亲随我到南京定居,住的房子是一楼,也有个不大的院子。身体尚健时,她老人家每年清明前后,都在院子里种上几棵丝瓜和扁豆。我纳闷为什么小时候在北方是谷雨时操持,这前后差着半个月

心仪一位作家,就应老老实实地读他的作品。

读孙犁先生的散文多了,我的散文创作也跳出了过去陈旧的模式,更偏向于学习他那种似聊家常、娓娓道来的风格。

2019年夏末,我写了篇两千多字的散文——《荷香悠远水自流》,完稿后几经考虑,决定将这篇拙稿投给《天津日报》。隔了半个月,竟在该报8月2日的“满廷芳”副刊头条刊出。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:一切经典之作,都是能经受住时间的沉淀。1987年,孙犁在一篇题为《鸡叫》的散文末尾说:“彩云流散了,留在眼前的依然是彩云。莺歌远去了,留在耳畔的依然是莺歌……”1995年,孙犁出版他最后一本散文集,取名《曲终集》,就毅然悄然束笔。走过七十多年文学生命长旅的老人太疲惫了,他的告别如此淡定坦然,更加让人景仰。2002年7月11日,这位名播四海的老人走完他89岁坎坷而又丰厚的人生,从容地闭上了眼睛。留下的是他精神的灵魂,流光溢彩的作品。

没承想,我这篇文章竟被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读到了,因了一位寓居北京的老作家再冉舟老师的牵线,我与孙晓玲有了联系。一周后,快递小哥敲响了我家房

门,我收到一本寄自天津的书。拆开一看,竟是孙犁先生女儿孙晓玲寄来她所著的《逝不去的彩云——我与父亲孙犁》。我欣喜若狂,忙不迭先翻阅浏览。耳畔不禁又响起与孙晓玲通话时,她那浓浓的津门乡音,是那样的亲切,那样的温暖,那样的有磁力。

书的封面是孙犁先生坐在书房里的剪影。正文之前,辑选了孙犁先生各年代留下的影像。打开扉页,有这样一句话:

“敬赠:徐廷华先生惠存,祝您健康长寿,身健、笔健,创作丰收。孙晓玲2019.8.16”

名字旁有一方鲜红的铃印。字写得清秀脱俗,很有骨力。收到书的几分钟,我即给孙晓玲打去了电话,表示诚挚的感谢。电话中依旧是轻微的笑声:“不用谢。咱们以后多联系。”我抚摸着这本书,是那样弥足珍贵,心里荡漾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。

读书多好,让我的视野越来越广阔。

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对话

□盐城 柏荟

四月,相思难寄。王强老师,此刻我就站在盐城师范学院的纪念馆里,站在您曾经走过的教室讲台旁。

红色的墙,安静的光。您的照片定格在激情奋斗的岁月里,目光温和而坚毅。从1970到2012,短短四十二年,您却把一辈子活成了别人几辈子的重量。

有学生说,您帮家境贫寒的同学垫付学费;有学生说,您怕外地孩子吃不惯盐城的饭菜,亲自下厨;还有学生说,您批改论文时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。王老师,您一定很爱您的学生吧?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——这八个字,您配得上。

2008年,直肠癌晚期,医生说最多只剩一年。

可您说顾不上怕。您心里挂念着家人未来的生活,挂念着没完成的工作。您选择留在盐城动手术,把病房变成了书房。那张您在病床前工作的照片,我看了很久——电脑屏幕的光照在您脸上,您那么专注,仿佛病痛根本不存在。

王老师,您知道吗?您硬是多活了四年。四年里,您完成了一部专著、十一篇论文,指导了二十八名学生的毕业论文,还帮同事修改了五部专著和十二篇论文。您用怒放姿态,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

我在纪念馆里站了很久,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感动。王老师,我想告诉您,今天的我们正站在时代的浪潮里。科技发展日新月异,世界变化很快,有时候我们也会迷茫、会焦虑。但看了您的一生,我忽然明白了——人这一辈子,总要信点什么,总要扛起些什么。

涓涓细流汇成大海,点点星光照亮夜空。王老师,我会记住您的样子——那个把病房当书房的身影,那双在生命尽头依然温和坚定的眼睛。我会把信仰融进血液,把责任放在心间,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发光。

您走了,但您没有离开。

槐花香满院

□南京 魏鲲鹏

我家安在半山腰,是祖辈传下来的老房子,没有雕梁画栋,却被打理得干干净净。下山的路旁,竹林亭亭玉立,竹影婆娑间,藏着两棵老槐树。每年五月,便是槐花盛放的时节,一簇簇、一串串,洁白似雪,缀满枝头,风一吹,细碎的花瓣簌簌飘落,清甜的香气漫过竹林,飘进小院,沁人心脾。我最偏爱在院子里摆一张小桌,铺纸提笔。

大姐二姐出嫁后,偌大的院子便显得空旷了些,多出的两间厢房,老妈便让二姐发布了租房信息,将空房租给周边的大学毕业生。不久,南师毕业的杨便住了进来,她是来备考公务员的,眉眼清秀,性子温婉,话不多,却格外踏实。

白日里,小杨总关在房间里埋头复习,只有傍晚时分,才会出来透透气,有时会站在我的书桌旁,安静地翻一翻我放在桌上的书,偶尔也会和我聊上几句,说说她的复习进度,谈谈对未来的期许。她的眼里有光,藏着对理想的执着,也藏着几分备考的焦灼。

一日傍晚,她闻着院外飘来的槐花香,忽然笑着提议:“哥,我们去摘槐花吧,山上的槐花开得这么盛,没人去摘,太可惜了。”

我们找出老妈平时摘菜的小竹筐,循着花香往山上走。

山上的树丛果然杂乱,荆棘丛生,枯枝缠绕,我们小心翼翼地披荆斩棘,避开锋利的枝丫,一步步靠近那些缀满槐花的枝头。我们一边说笑,一边采摘,指尖沾满了槐花的香气,不知不觉间,小竹筐就被装得满满当当。

回到家,我们趁着新鲜,将槐花仔细挑拣干净,冲洗沥干,拌上适量的面粉,淋上少许食用油,轻轻拌匀,放进蒸屉里。柴火灶上,水汽袅袅,槐花的香气混着面粉的馨香,渐渐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
那段日子,槐花香持续,小院里多了几分热闹。小杨依旧埋头复习,偶尔我们还是会一起在院子里聊天,或是趁着闲暇,再去摘一次槐花,蒸上一笼屉,共享这份简单的快乐。

夏末时节,好消息传来,小杨笔试和面试双第一考上了滁州的公务员。她来向我报喜,眼里满是欢喜,语气里满是感激。

小杨走后,小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,只是每年五月,当槐花开得正盛,满院清香萦绕时,我总会想起那个温婉坚定的姑娘,想起我们一起摘槐花、蒸槐花的日子。老槐树依旧年年开花,槐花香依旧沁人心脾,而那些藏在槐花香里的温暖与希望,那些关于坚持与成长的故事,却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。

其实生活从来都不需要轰轰烈烈,就像这山间的老院,这盛放的槐花,简单、平淡,却藏着最动人的温暖。那些细碎的美好,那些默默的坚持,终会像槐花香一样,漫过岁月的沟壑,温暖每一段前行的路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